

<<大漠三部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漠三部曲>>

13位ISBN编号：9787511716200

10位ISBN编号：7511716202

出版时间：2013-5-1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雪漠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大漠三部曲>>

前言

“大漠三部曲”终于结集出版了。

从《大漠祭》初版至今，已过去十二年了。

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时尚文学过了一茬又一茬，许多畅销书的寿命也越来越短，《大漠祭》们却越来越热了。

各大网上书店也常常断货，常有人托朋友找书。

虽然有了多种版本，仍常常供不应求。

虽没人热炒过它们，它们还是靠作品本身的力量赢得了时代和市场。

当然，日后，还会有个有力的助缘，让更多的人发现它们。

那时，它们的价值将会被重估。

那时节，会有许多人惊叹：嘿，这可真是个宝藏啊。

呵呵。

我是1988年开始动笔的，2000年《大漠祭》在上海初版，2003年《猎原》在北京初版，2008年《白虎关》在上海初版，我终于完成了“大漠三部曲”的写作。

出版历时八年，写作时间则超过了二十年。

从二十五岁开始写初稿，到四十六岁完成初版，历时真有些长了。

写初稿时，我刚刚踏上文坛——只发表过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到《白虎关》出版时，我已成了“著名作家”，按《小说评论》原主编李星先生的说法，我完成了从一个小学教师到著名作家的“神话”。

这一过程，我用了二十多年。

下笔时，还风华正茂；收笔时，已须发斑白。

二十多年时间写三本书，委实有些长了。

不过，我说过，这二十多年，其实也是我人格修炼的二十多年。

我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欲望多，烦恼盛，毛病不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成了别人眼中的“证悟者”、“成就者”——对这类词语，我其实并不随喜，因为我实无所证，亦无所得，更无所求，但有人需要，就那样叫叫也没啥，就像我老将自己说成是一头见到光明的驴子一样。

某次，一有名寺院的住持僧问我：雪漠，你闭关二十年修光明大手印，太浪费时间了，我只诵《大悲咒》，一个月就有感觉，你得到了啥？

我说：我啥也没有得到，只得到了一颗啥都不想得到却啥都不缺的心。

所以，那“成就者”、“证悟者”之类的说法，是别人认为的雪漠。

我自己，其实就是个平常人、有颗真正的平常心而已。

我最想做的，就是当好一个作家，静静地写自己想写的书。

我理解的幸福，就是静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来打搅，能静静地禅修，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在生命消失之前，做完自己该做的事，仅此而已。

幸好，到目前为止，那被强制拆迁之类的破事还没有骚扰到我。

虽然树欲静而风不止，老有些不愿遭遇的事，但总算还在可控的范围内，生命就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色彩。

我的所有修行，仅仅是为了让心属于我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那份从容和宁静。

所以，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佛教的书，你觉得有意思了，就读读，没意思了，就扔了。

那只是过来人的一点儿心得，权当分享而已。

倒是对我的小说，我一向聊以自慰，因为我创造了一个世界，正因为有了它们，我才有了一种独行天地间的人间之乐。

自从我成了想成为的自己后，许多别人眼中的享受，就不再是享受了，只有写作和读书，还能让我享受到一种平常人的喜悦。

它成了我享受生命的重要方式。

说真的，我从来没想拯救世界，我只想拯救自己。

<<大漠三部曲>>

无论我的创作，还是修行，都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

文学让我有了另一个世界，大手印则让我实现了对那个世界的升华和超越，很难说哪个更重要。

只是到了后来，因为发现这类文化太珍贵了，而它已成了风中的残烛，我不想叫岁月的飓风吹熄它，才花费了生命和稿费去研究，去传播，去抢救。

一人之力不够，才有了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才有了人们眼中的那些利众之行。

我当然没想到，大手印文化反倒回报了我的文学。

我的小说后来的热销，除了它真的很好，那些老读者仍在口碑式地传播外，还因为很多人认可了我承载的文化，有些人真的离苦得乐了，就想再读读我的小说，这才发现了我那独有的文学世界，进而又开始了口碑式的传播。

在这一点上，也应了老祖宗说的“善有善报”。

其实，文学和文化是雪漠的两个翅膀，是一幅织锦的两个侧面，是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不要将它们分开。

要知道，自从我超越了二元对立后，创作和修行达成一味了，创作是我的修行，修行也是我的创作。

熟悉我写作习惯的朋友知道，我的写，才是一种真正的修。

写这“大漠三部曲”的过程，也是我从张牙舞爪，到回归平常心的过程。

虽然费时太长，我因此失去了别人眼中的那种精彩人生，连我爹都说我一辈子没“耍人”（凉州人对“精彩人生”的一种怪味描述）。

我也有过《西夏的苍狼》中的黑歌手的那种无奈，、但一向无怨无悔。

要是上帝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活。

这不，此前我这样活，今后我还会这样活。

过去我闭关二十多年，后来出来了几年，发现我独处时，非常充实，一到人群中时，却十分孤独，总不想充当别人期望的那种角色，只好再进关房了。

像我的新书《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的封面那样，虽刚到五十岁，却常常把“死”字顶到头上，当成一把悬着的剑，老想它随时会落下来。

因为，凉州人老说：“人上五十，夜夜防死”，就想在死神追到自己之前，写完该写的书，做完该做的事，不要留下啥遗憾。

于是，除了吃午饭时见见家人，其他时间，我都在享受着明白后的雪漠。

这一来，真成诗中写的那样了：“挥挥手，还是到山上去吧。

山高，高到太阳里了，太阳里有个亥母洞，洞是我命中的乐曲……念珠握在手里，木鱼在心头敲响，黑夜是今生的袈裟，高屋是前世的岩窟。

”于是，我又成了《西夏咒》中的那个苦修的琼，除了送饭者，我又一次将红尘拒在了门外。

书倒仍在流行着，它成了我跟世界的主要联系方式。

从《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个系列的新作问世，如《参透生死》，如《文学朝圣》，如《智慧盛宴》，如《当代妙用》，等等。

这次，“大漠三部曲”也换了面孔，初版以来，这是第三次换“婆家”了。

从2000年至今，这三本书，有多种版本，多不统一，原因很多。

比如，读者出版集团版的《大漠祭》就将《白虎关》中的一部分选入了，因为《大漠祭》要入选“农家书屋”，有人想叫农民们多了解一下莹儿的命运，我同意了。

本想以附录的形式，将《莹儿的轮回》选入，但正式出版时，却变成了最后一章。

这样，版本就显得乱了。

有位教授就问我：莹儿咋死了两次？

还有很多内容，是被删节了的。

如《猎原》中的《母狼灰儿》那一章，非常精彩，也非常感人，原稿中有，但出版时叫编辑删了，删得当然有道理，但我总有些可惜，因为那是我很喜欢的章节。

这次，又恢复了。

《大漠祭》更是这样，有许多内容，在当时出版时，编辑有些顾虑，或是为了评奖，就忍痛割爱了不少。

<<大漠三部曲>>

很多内容非常精彩，对农民的命运和心态有十分传神的描写，这次也恢复了。

此外，还保留了村野和民间文化的内容。

在初版中，许多民间文化是被删了的，如二舅帮老顺家祭神的详细经过，如牌位的内容，如齐神婆给憨头燎病禳解的详细经过，如憨头的丧仪经过和老道念的《指路经》，等等。

我想，多年之后，再找这类东西，也只能在我的作品中找了，就留下了。

我想，就让我的作品有点毛病吧，保留一个真实的雪漠。

《白虎关》亦然。

在原稿中，莹儿的死活一直很模糊，我没有确定她的归宿。

因为这是个悖论，死不忍心，活不可能——除非她不再是莹儿。

但《收获》某编辑约稿时，希望我写死她，就那样写了。

后来，此情节一直不为人随喜，在复旦大学开研讨会时，雷达老师等专家都认为她不该死，这次，我就恢复了原稿的一些文字。

还有那“引子”，是为了推销的需要，是机心的产物，虽然也精彩，但因为损伤了整部作品，这次也删了。

这样一来，本次出版的版本，也算是修订版吧。

至此，距我动笔写《大漠祭》时，已过去了二十五年。

虽然期间也写了称为“灵魂三部曲”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但学界认为最能代表雪漠的，还是“大漠三部曲”。

当然，我自己不这样认为。

要是没有“灵魂三部曲”，雪漠也不全面。

当然，“灵魂三部曲”也同样面临了上面我谈到的那些问题。

下次有机会，我也会将它们重新修订一下。

因为初版时，为了出版方便，它们也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了。

像初版的《西夏咒》，跟我的原作，甚至有些黑白颠倒了，把张三做的事，安给了李四，我希望能还原原作面目。

《西夏的苍狼》亦然，我甚至想重写它。

重写要看因缘，修订则是定然会做的事了。

随着年岁的渐大，我越来越散淡了，越加喜欢离群索居，不想见人（送好书者例外），不想多事，不想浪费一丁点的生命，就索性常住在关房里了。

那关房在岭南的森林旁，远离世俗喧嚣，触目皆是生机。

我或禅修，或读书，或写作，看看星星，望望月亮，沐浴清风，聆听雨意，耳闻鸟鸣，眼观翠色，就显得逍遥了。

当然，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这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呢。

心静到了极致，一切就哗哗地远去了，除了疯长的头发和指甲外，我几乎感受不到时间了。

只觉得，世界，生命，万物，都往那看不见的远方逃了去。

真没个啥执著的了。

吃穿够了，除了“享受雪漠”外，再也没个啥值得追求的了。

就将过去的书再修订一下，权当留一个存世的版本吧。

2013年1月6日于樟木头雪漠禅坛

<<大漠三部曲>>

内容概要

大漠祭

小说以西部平凡农民一家的苦难，呈现了当代西部农民严酷的生存状态。

在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有个叫沙湾的小村庄。

小村里，有个叫老顺的老人，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为供弟弟上学，长子憨头早早弃学去卖苦力。

二儿子猛子不是念书的料，也弃学务农。

小儿子灵官农校毕业，没考上大学，回到家乡。

因为贫困，憨头娶不起媳妇，老顺只好与邻村白福家换亲，将女儿兰兰嫁给白福，白福的妹妹莹儿则嫁给憨头。

婚后，兰兰生了个女儿，白福重男轻女，又有赌博恶习，一不顺心就打老婆，兰兰的婚姻极为不幸。

莹儿是村里的“花儿仙子”，她爱上了富有才情的灵官。

老实的憨头十年前为救一个落水的丫头，他热身子跳进冰冷的水里，造下了难言的病，他在莹儿面前有强烈的自卑，婚后不久又患了肝癌，家里无钱医治，结果活活疼死。

灵官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离家出走。

莹儿生下她和灵官的儿子，等待灵官回来成了她活下去的理由。

因为靠近沙漠，也因为生态被破坏，沙尘暴时时光顾村子。

风起时，沙子水一样漫来，压房屋，埋庄稼，村民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

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有重点论述，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

猎原

小说以中国西部大漠深处的盗猎与反盗猎，以及猎人和牧人为争夺草场和水源而疯狂械斗的故事，描绘了日益被风沙吞噬的中国西部猎原，对传统的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表现出对中国西部生存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

在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祁连山下有一口井叫“猪肚井”，周围一带牧人和羊群活命全靠它。

水充足人和睦，水干枯相屠戮。

如今水线已到百米以下，焦渴的羊群开始喝人尿、饮牛血。

为了生存，牧人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如箭在弦发。

小说以忏悔猎杀的老猎人孟八爷和青年猎人孟子为线索，由一个盗猎事件写起，讲述了两派牧人对牧场血肉横飞的争夺等一系列故事，剖析了西部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笔力直达人性深处，极具艺术感染力，

雄奇的大漠风光，激烈的生存较量，奇异的瀚海游猎，沉重艰辛的生存现实，脱胎换骨似的灵魂历练，刻骨铭心的生活感悟，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专家排行版，并名列第一。

被认为是演绎和象征了人类心灵的猎原。

白虎关

小说讲述掘金潮和商业开发大潮下西部农村的遽变和农民的灵魂焦渴。

<<大漠三部曲>>

西部大漠中的牛路坡发现了金矿，人们蜂涌而来，村落随之而成为小城镇，农村因此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流传千年的信仰，传唱千年的花儿，日益被机器的噪声淹没。

旧的价值体系面临坍塌，灵魂的焦渴与现实的挤压都在叩问这片古老的土地。

小说以兰兰、莹儿、月儿三个农村女性的苦难人生和自我救赎为主线，揭示了当代农村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困境和产生的阵痛。

兰兰不甘心成为父辈命运的复制品而全力抗争，她跟白福离了婚，从佛教信仰中找到了灵魂的依怙；猛子不甘被贫穷和愚昧双重绞杀，也加入了淘金队伍，一次因井塌被埋在井底，差点送命；莹儿依然在等候灵官归来，她想守候心中的净土，却被母亲强行嫁给屠夫，绝望之下吞金自杀；月儿为了跳出农门，到城里打工，染上了性病，她和孟子结婚后，两人的情深却阻止不了性病的恶化，月儿只好独自走向沙漠，在大火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项目，荣获敦煌文艺奖，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复旦大学等高校进行专题研讨，被专家誉为“中国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

<<大漠三部曲>>

作者简介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

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和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

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十多个重要奖项。

其中，《大漠祭》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五届全国图书奖”。

雪漠也是大手印文化研修专家，香巴噶举文化传承者，已出版《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等大手印文化研究专著。

<<大漠三部曲>>

书籍目录

《大漠祭》目录：从“成为雪漠”到“享受雪漠”——“大漠三部曲”总序 雪漠 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代序） 雷达 从“名人”谈起雪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弟弟父母及其他（初版跋） 雪漠 用汗水慰藉灵魂（再版代跋） 雪漠 《大漠祭》的结构意图（创作谈） 雪漠 《猎原》 《白虎关》

<<大漠三部曲>>

章节摘录

版权页：“就是。

就是。

丫头呢？

”“上地去了。

就来了。

攒个埂子，一点儿活。

我说我去。

她说她一会儿就干完了。

一点儿活，可能快回来了。

”灵官妈望着亲家那两片飞动的薄薄的嘴唇，觉得有些别扭。

亲家的过分亲热和殷勤使她不舒服。

她一直觉着和亲家隔着一层，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一点。

灵官妈总能觉出其中的一分假。

而假，哪怕只有一分，也总是叫人不舒服的。

而且，她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伶牙俐齿天花乱坠的婆婆面前，兰兰定然占不到啥便宜。

这使她有了一丝不快。

不过，她还是说：“那丫头不懂事。

有你亲家哩，可别惯着她。

”“哟，亲家，你还说啥哩？

”她拉着长长的声音说，“我老说，我们老啊老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了。

没啥。

他们还年轻着哩。

以后的日子长着哩。

要是惯下啥坏毛病的话，可影响一辈子哩。

你说对不对？

亲家。

”“就是。

”灵官妈应道。

心里却在冷笑。

她想，我的丫头我知道，能有啥毛病呀？

你倒是该管管你那个爹爹，但嘴里却说：“就是呀，能给娃娃们个好心，不能给个好脸。

哪个大人还不是为了娃儿们好呢？

”“着，对着哩。

”亲家端过馍馍盘子，沏了杯水。

“你先尝些馍馍，先压压饥。

”“不饿，不饿。

”灵官妈推辞道。

“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做啥假哩？

又不是外人。

你是怕我的馍馍生着哩？

怕吃坏你的肚子，还是怕我放了老鼠药呀？

尝些，少尝些。

”说着，亲家把馍馍掰开，硬往灵官妈手里塞。

她只好接了。

<<大漠三部曲>>

“哟，亲家的好面活。

”“叫亲家笑活哩。

好嘛，谈不上。

但熟是熟了。

哪像亲家你呀，做的馍馍和面包一样暄。

你那一手传给你姑娘一半就好了。

莫非你这一手绝活也是传子不传女呀？

嘻嘻。

”刚听了亲家的话，灵官妈还很舒服。

她自然很得意自己的面食。

可仔细一想，就从亲家的话中品出了不同寻常的滋味。

她是在夸我的面活好呢，还最在骂我没有调教好姑娘？

兰兰的面活不如娘，可也差不到哪里。

差的也仅仅是年轻人懒一点，面揉得不到功夫，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连娘的一半也不如。

灵官妈一边嚼咀，一边思索，没吃出个啥味来。

于是，干笑两声，喝口水。

亲家似乎觉出了对方的不快，说：“哟，你看我这人，刀子嘴豆腐心，有啥说啥，惹亲家不高兴了。

其实，你的丫头也是我的丫头，用不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就是呀。

”灵官妈高兴了。

她觉出了自己的小气，“就是。

你放心管，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

<<大漠三部曲>>

后记

对于我的一生来说，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因为，随着长篇小说《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我写了二十年的“老顺一家”（也有人称为“大漠三部曲”）终于画上了句号。

二十年前的《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还仅仅是一部中篇小说。

其意图，就是想写写农民的生活。

那时，觉得父母很苦。

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为一天三两角钱的工分去拼命。

他们唯一的盼头是等儿子长大，享些福。

后来我长大了，他们却依然苦，更添了愁。

按爸妈的说法，“老牛不死，稀屎不断”，“没个卸磨的时候”了。

那时，我老埋怨：那些作家们，为啥不写写农民“如何活着”呢？

埋怨多了，就想，别人不写，那就我写吧。

对早期的那部小说，我进行了无休止的修改和重写。

说不清写了多少遍，梦魇一样，屡废屡写，都失败了。

为了寻找原因，我开始大量读书，探索一些大作家成功的奥秘。

最使我惊奇的，是涅克拉索夫：他为何一见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就断言作者将来必成大作家呢？

我想，这绝非偶然，其中，定有一种必然的东西。

苦思许久，我终于发现了其中奥秘。

一个作家，在执笔之初，甚至执笔之前，就几乎决定了其将来。

正如一个青苹果，虽小，却具有了成为大苹果的基因；而山芋，无论如何施肥浇水，成熟的，终究是山芋。

作家亦然，其心灵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就。

除非，他进行过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但正如我在《猎原》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我发现，我没经过一个优秀作家必须经过的灵魂历练和文学修炼，没有洗去灵魂上的污垢，自然也无法体悟生活的本质，更无法感受并描绘强有力的生活。更糟糕的是，我被伪现代派玷污了，染上了浮夸的文风，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质朴。

”我决定重新练笔。

这一过程，我后来称为“大死”。

大约有五年时间。

这是噩梦般的岁月，苦不堪言。

每天凌晨三时，我像被赶往屠宰场的猪一样，龇牙咧嘴，从床上爬起，先是禅修，然后走向书桌，进行单调、乏味的练笔，实践着自己的“悟”。

那时的梦中，也在练笔。

心灵是沉重不堪又痛苦不堪。

身旁没有可探讨的朋友，眼前没有可请教的导师，陪伴自己的，只有须臾也离不开的莫合烟。

心头更是漫长的黑暗，看不到一点儿希望。

更糟糕的是，我穷困潦倒，常常没买菜的钱，一家三口，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唯一的奢侈，便是书了。

我说服妻子，从口里挤出钱来，用以购书。

我明白，只有书，才能使我超越闭塞的环境，不被同化。

苦极了，常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

成功了，当个好作家。

失败了，活不下去，大不了回老家种地。

<<大漠三部曲>>

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

修行和练笔的同时，我利用在教委工作的机会，跑遍了整个凉州。

几年过去，对这块土地的熟悉程度，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家了。

那时，心中的《大漠祭》们也渐渐长大。

那段岁月不堪回首，我所经历的，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我甚至按苦行僧的一些标准来要求自己，如：过午不食和每日四座、每座三小时的禅修。

为了怕饭后过饱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吃晚饭。

后来，又坚决地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烟。

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

我将这一阶段称为“大死”。

经过了“大死”，才有可能“大活”。

没有苦行，便没有彻悟。

终于有一天，我豁然大悟。

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

从此，我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对“成功”的执著。

怪的是，反倒文如泉涌了。

三十岁那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是我的生日。

那天，我剃光了头发和胡须，躲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开始了完全与世隔绝的四年。

这时的创作，已进入“大活”阶段。

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寂寞，只有宁静和超然。

这时的我，不考虑发表，不考虑成功，只想完成。

而这完成，也无丝毫的执著了。

我不再写作。

我只是在生活。

执笔，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心中的人物早已活了。

我之所为，就是叫“他们”从笔下流出来，而我自己，则“滚出作品”。

后来，人常问：写《大漠祭》们，吃了不少苦吧？

我说不苦。

真的不苦。

若说苦，是写它之前有苦。

写时，只有乐。

如同一个猴子，苦苦修炼时，无疑是苦的，一旦成“弼马瘟”，就只有乐了。

再后来，连乐也无了，只有宁静。

只是没想到，从《大漠祭》的写作，到《白虎关》的完成，竟用去了我黄金买不来的二十年生命。

写于2008年5月

<<大漠三部曲>>

编辑推荐

《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套装共3册)》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五届全国图书奖,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有重点论述,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

<<大漠三部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